

戴笠將軍的人情味(二)

喬 家 才

對李宗仁特別表演

當我們稱贊或頌揚一個人的時候，別人會說你是上「政治」，這裏所說的「政治」二字，在戴笠先生來說，可能就是人情味。

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以後，河北張公度（家銓）兄擔任第十一戰區調查室主任，到達北平最早。後來戴先生到達北平，由他陪同看過三位軍事首長，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將軍、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和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。去看陳孫兩將軍的時候，沒有攜帶甚麼東西。但是拜會李宗仁的時候，却攜帶了四瓶威士忌，每兩瓶綁在一起。汽車行駛在路上，戴先生告訴張公度：「李德鄰做過軍校的校務委員（第六期在南京的時候），算是我的老師，必須帶點東西，表示敬意。」

汽車開到中南海居仁堂前，戴先生下車以後，兩手各提兩瓶洋酒。

「戴先生手裏提着東西，很不好看，由我來提吧。」張公度關上車門，一方面伸手想去接戴

先生手裏的洋酒，一面這樣說道。

「有甚麼不好看？你不懂！你先進去接頭。」

戴先生不要張公度替他提洋酒，要他先進去報信。酒還是他自己提着，隨後走進居仁堂。

李宗仁聽說戴先生來看他，趕緊迎接。戴先生立正，規矩鞠躬了個躬，才把四瓶洋酒放在旁邊的桌子上。說道：「這次來看老師，沒有攜帶甚麼好東西，這四瓶洋酒是美國人送我的，特地給老師拿來嘗嘗。」

戴先生說話的態度和言詞，非常親切。從李宗仁的面部表情，可以看出來，他非常高興。接着閒話家常，聊了好一會，戴先生才說：「我這一次來北平，主要的就是肅奸。按照規定，各地肅奸工作，由各戰區調查室主任負責。北平的肅奸工作，就由張家銓同志來辦理，以後還得請老師多加指教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你需要人，還是需要錢？我都可以支持你。」李宗仁很高興，很慷慨地說。

「人和錢都不需要，祇要老師給他幾張封條，查封漢奸們的財產就成了。」戴先生說。

「那還不簡單嗎？」

「不簡單！」戴先生說：「既然用行營的名義查封，老師就得負責。逮捕漢奸，也還得老師下命令呢。」

「好的！你要我怎樣支持你都成。」李宗仁對戴先生很客氣，看來非常誠懇。回頭看看張公度，說道：「以後有甚麼困難，你可以來行營找各處的負責人，我會交代他們的。」

戴先生這一次和李宗仁會談，氣氛非常融洽，輕鬆愉快。從居仁堂出來，坐上汽車，馳出中南海。戴先生在車上對張公度說：「家銓！你知道爲甚麼我要親自提四瓶洋酒，不讓你替我提呢？因爲你提着，和我親自提着，分量差得很遠，這就是『政治』。你要知道！好多年來，李德鄰常做反派角色，最不忠於領袖。因爲八年抗戰，隔閡才算消除了。我是委員長最親信的幹部，現在對他這樣恭敬，你想想看！他會有甚麼感想？我這樣做，無非是要堅定他對中央的信心，在無形中會替委員長減少許多困難和阻力。我平常要我們的同志『體念領袖的苦心』，就是指

着這些地方。」

董益三的頭像什麼

戴先生很重視紀律，犯了重大錯誤，接受處罰，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，不足為奇。有時候，戴先生處罰一位同志，真是妙不可言，下面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。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夏天，他到東南視察，路過江西，邀楊遇春兄同行。先到福建建陽的東峯，視察中美第七訓練班，再到浙江淳安，視察浙江郭履洲兄的部隊，最後到安徽廣德，視察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。返回重慶時，路過江西泰和，突然下令扣押水陸統一檢查所所長曹飛鴻（曹飛鴻是省主席曹浩森的女兒）。楊遇春覺得，一路上戴先生非常高興，為



戴笠將軍平時很少穿着佩官階的戎裝，這是他罕見的戎裝照之一。

甚麼一到泰和就生起氣來，要關人呢？於是，向戴先生講情，不要關曹飛鴻。

「你是好人，把別人都看成和你自己一樣。」戴先生回答得使楊遇春摸不着頭腦。難道曹飛鴻不是好人嗎？不是好人算甚麼罪？後來駐泰和的同志們聯合起來再去講情，力保曹飛鴻。

「你們知道爲甚麼要關曹飛鴻呢？」他們既來講情，戴先生當然要問他們，他們却沒有一個能夠回答。戴先生才告訴他們：「你們想想看！曹飛鴻憑藉着主席姪兒這種關係，拿上主席的招牌來嚇唬同志，欺負別人，回頭再拿上我的招牌去嚇唬主席。你們想想！像他這樣兩面行騙，裏外招謠，佔盡便宜的人，再不嚴辦，我們的紀律還能維持嗎？」

戴先生對於同志們的儀容，非常注意，甚至吃穿，也不忽略。不論大事小事，隨時隨地都要糾正，處處都在教育。這種作風，也祇有他能夠做得到。他發現同志們儀容不整，絕不放過去，即使在開會的時候，也會當衆宣佈，作爲題材，教育大家。

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一次局務會報，戴先生突然指着第四處副處長董益三向大家說：「你們大家看看，董益三同志的頭像個甚麼？」

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董益三的頭上。原來他的頭髮枝枝叉叉，亂糟糟地，像一隻落窩的母雞。有些人怕笑出聲來，搗住

自己的嘴巴。戴先生說：「軍人讀訓要大家『整肅儀容』，像你這樣的頭髮，居然也能出席局務會報。一個人連自己的頭髮都整理不好，還想治國平天下嗎？」

我也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，我的頭髮雖然沒有像董益三那樣亂法，可是從來沒有上過頭油，幸好，戴先生還沒有當衆宣佈過。否則，一棵督察主任的腦袋任由大家觀賞，就太不成話了。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冬天，我回到重慶，戴先生要我參加中美合作所爲美國舉行的晚宴，每一次都要我先去理髮，並且囑咐我，上點頭油。他說：「美國人很重視晚餐，一定要衣服整齊，打上領帶，鬍子一定要刮乾淨，否則認爲不禮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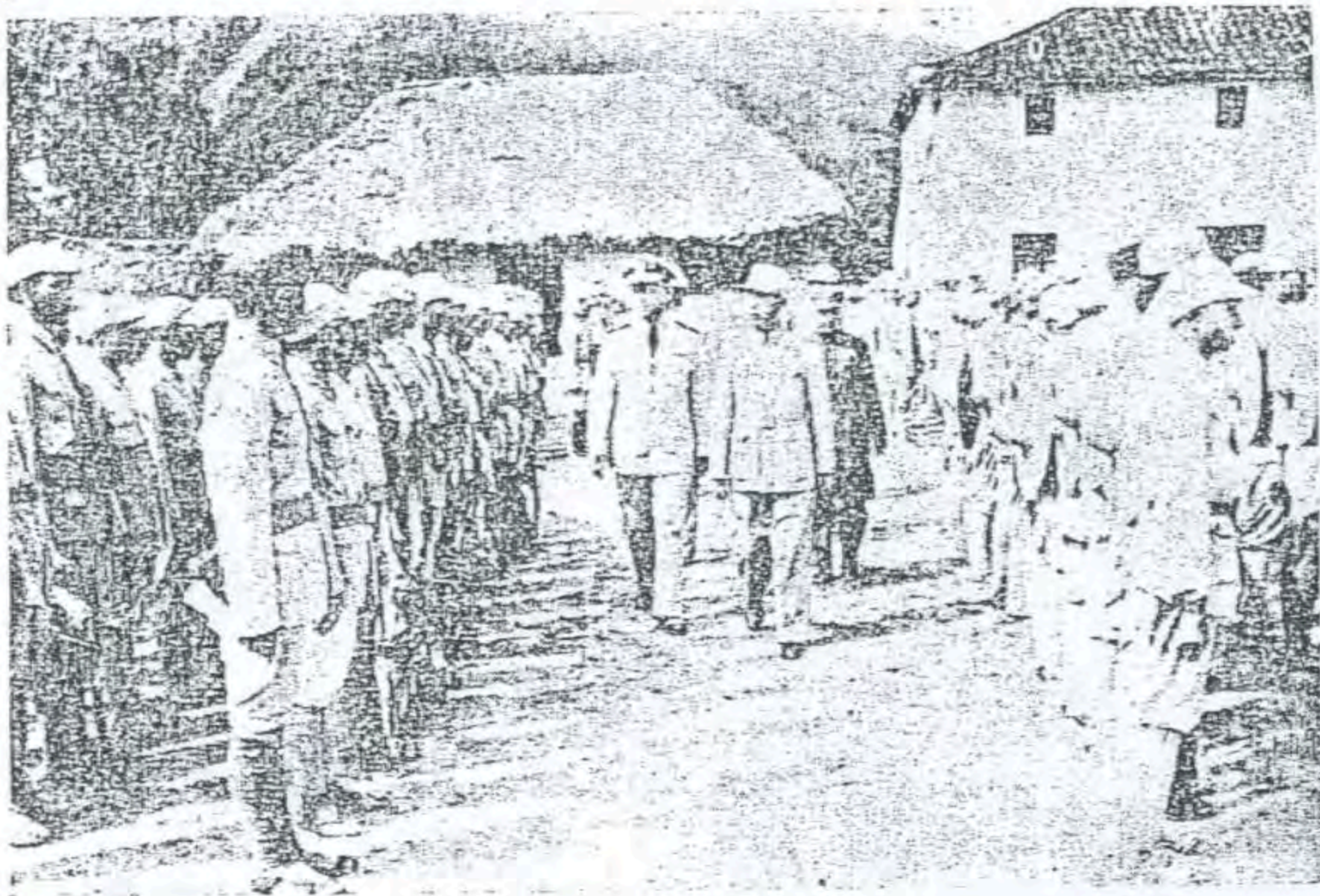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吃蘋果去皮，都是拿着整個蘋果轉着削皮。有一次在曾家岩吃飯，飯後有蘋果，戴先生拿起一隻蘋果，剖成四塊，然後拿起一塊，去皮去核。回頭告訴我：「外國人吃蘋果，就是這樣去皮。記住！在有外國人的場合，吃水果去皮，不能用中國的方法，否則，人家心裏會以爲你沒有教養。」在此以前，我不知道蘋果去皮，中外有所不同，現在才學會吃蘋果去皮的方法。

請梅樂斯不用鷄鴨

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國梅樂斯海軍中將在他所著「另一種戰爭」裏，描寫他參加戴先生爲他舉行的第一次宴會：「那一次晚宴的確了不起。楊將軍（宣誠）與戴將軍手下的人也都被邀了。麥克胡（美國大使館海軍武官）表示，據他所知

在中國式一連兩小時的正式宴會上，從來沒有會完全沒有雞鴨的。戴將軍則解釋說，因為知道我對於家禽類的食物都會敏感，所以不備。我想，這一定是由於蕭上校（名勃字信如，湖南人，為中國駐美武官）根據過去和我一起進餐向他做的報告。」

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中國人注重友情，對遠方來的朋友，特別高興。戴先生對



在浙江境內的忠義救國軍基地，戴笠（中）將軍檢閱所部。

梅樂斯的嗜好和禁忌，知道的這樣清楚，多麼細心。梅樂斯對家禽食物敏感，祇要有梅樂斯參加的宴會，戴先生就不准用雞鴨，對朋友這樣體貼，別人就很難做到。記得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春天，今總統 蔣公蒞臨太原，戴先生也隨同前往，住在山西大飯店。一天早上七點鐘，我去看他。原來他同侍衛長宣鐵吾將軍住在一個房間，我邀請他們吃早餐，他們答應了。我想在太原吃早餐，清和園的頭腦頂有名，而且，頭腦在別的地方是吃不到的，就請他們到清和園吧！約安八點鐘在清和園碰頭。七點四十分，我和靳易夫兄就先到了。戴先生和宣侍衛長準八點鐘到達，才知道他們這兩位浙江人都不吃羊肉，簡直不願意聞羊肉的氣味，弄得局面很尷尬，臨時改往賈谷香。這一件故事和戴先生請梅樂斯吃飯不用雞鴨，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？

抗戰時期的重慶，穿西裝的人很少很少。一天上午戴先生打電話到石灰市稽查處，找處長說話。接電話的人不知道對方是戴先生，語氣毫不客氣，說是處長不在，戴先生已經有些不高興。再問到那裏去了，回答是有人請客，嘈雜甚麼，帶點氣勢凌人。戴先生回頭打電話給軍統局督察主任廖華平，要他立刻找到稽查處長來見他。稽查處長身穿西裝去赴午宴，接到廖華平的緊急電話，知道有了麻煩，來不及換衣服，趕快跑到鄉下去見戴先生。一會兒，戴先生出來，看見客廳裏的稽查處長身着西裝，真是氣上加氣，一言不發，逕自走了，這樣一來，稽查處長當然着慌了。

下一次 總理紀念週，戴先生把那位處長請

到司令台上，面向台下，開始數說。從稽查處接電話的人不客氣，證明平素沒有訓練；稽查處長不應該接受商人邀請，參加他們的宴會。最後說到不應該穿上西裝去見他，足足數說了一個多鐘頭。

楊庭芳闖禍反得福

說到軍統局的紀念週，場面相當偉大，參加的人數總在一千人以上，站在羅家灣廣場上，由浙江王鐵廠（兆槐）兄指揮，按照服裝，高矮排列得整整齊齊。有時驕陽當空，站上一個多鐘頭，相當吃力。可是，同志們都不怕曬太陽，喜歡參加戴先生主持的紀念週。因為他的報告或訓話，既不是陳腔爛調說教式，又不是東拉西扯唱高調；而是內容豐富，充滿人情味，趣味橫生的精彩演講。有時分析時事，有時報告一週內發生的事故，有時罵罵人。總之，可以聽到許多平時所聽不到的消息，又可以增長許多見識。就以罵人來說，戴先生常常引用一兩句俗話，給人一種深刻印象。比如說一個人講話很長，而又沒有內容，他會說：「王大娘的裹腳布，又長又臭。」罵一個不知反省，不接受別人勸說，越勸越執拗的人，他會說：「小孩兒的雞雞，越攀越硬。」罵一個頑固警扭的人是「毛坑裏的石頭，又臭又硬。」這些頗有趣味的俗話，在書本上不容易看見，却在紀念週上聽到了，一直不會忘記。

戴先生的行動以及他的工作情況，永遠不會在報紙上看到，他也不同新聞記者接觸，不要他們宣傳捧場，許多同志都不明瞭甚麼原故。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有一次我去南京，戴先生留

我在他雞鵝巷公館午餐。賓主祇有三人，除了我們兩人，另外一位是劉戡將軍，昨晚從江西回來。

「我並沒有做你的情報，你猜！我怎麼知道

「已經回南京？」席間，戴先生問劉戡將軍。

「是呀！我正奇怪，你怎麼知道我回南京，要我來吃午飯。」

「老實告訴你，今天早上我從報紙上看到的。你在前方剿匪，行動這樣不祕密，萬一敵人對你有甚麼陰謀，你不是先供給他們線索嗎？我看，以後你的行動，還是不要在報紙上發表，比較安全些。」

「一點也不錯，謝謝你對我的關心。」劉戡將軍一面點頭，表示贊同，一面這樣說。

戴先生爲了關心劉戡將軍的安全，特別請他吃一頓午飯，現身說法，同時也教育了我。戴先生的工作，橫說是祕密，豎說還是祕密，怎麼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呢？他又勉勵同志做無名英雄，有功是本分，爲工作犧牲，死得其所，都沒有向社會宣佈表揚的必要。

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財政部緝私署成立，河南楊庭芳（蔚）兄任副署長，在重慶海關巷負責籌備。有一天中央通訊記者去訪問，探詢緝私署成立經過，問長問短，談得不少。臨離去時，楊庭芳叮囑他不要發表新聞，那位仁兄滿口答應。實際上，好不容易採訪到有關戴笠先生的新聞（署

長），如獲至寶，那能不發佈呢。第二天報紙上把訪問的經過發表了。夜裏，戴先生要湖南李肖白兄陪同楊庭芳去見他。

「你怎麼搞的？」李肖白和楊庭芳一進門，戴先生氣呼呼地這樣問。

「甚麼事？戴先生！」楊庭芳摸不清頭腦，祇好這樣反問。

「你看一看報紙！」戴先生把手裏的報紙扔給楊庭芳，聲色俱厲地問他：「誰要你把我的名字登在報上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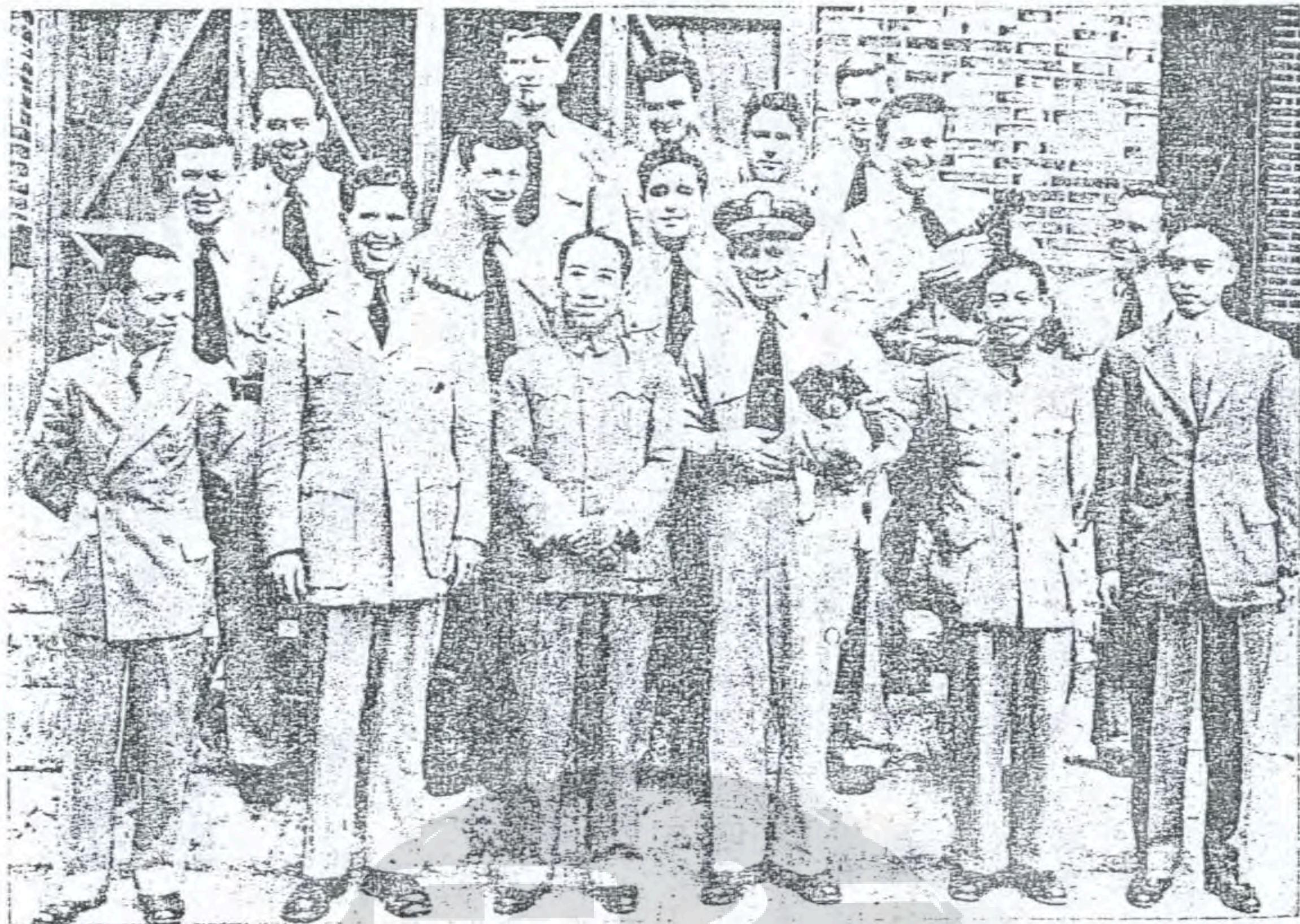
楊庭芳已經看過報紙，以爲沒有甚麼關係，他說：「中央社記者到海關巷訪問。我一再叮囑他不要發表新聞，想不到他們不守信用。不過，報紙上發表的新聞，不關係軍事機密，似乎沒有甚麼關係。」

「還說沒有關係！」戴先生氣得跳起來，又氣得落在沙發上。

「庭芳兄，你先回去吧！」李肖白眼看不下去了，出來打圓場，讓楊庭芳離開，好同戴先生商量善後。

楊庭芳感覺到非常掃興，做夢也想不到，因爲報紙上發表一段新聞，戴先生會生那麼大的脾氣。戴先生既然不諒解他，恐怕不會再讓他擔負比較重要的責任了。更想不到，沒有幾天，發表他擔任兵工署警衛總隊長。警衛總隊的人數比兩個師都多，裝備又非常精良。楊庭芳整天希望帶兵，現在可說是得其所，他認爲比做緝私署的副署長花算的多。戴先生對於同志愛護，永遠是感人的。

戴笠將軍在貴陽，與美軍情報人員同攝。



馬志超屈就副局長

抗戰結束的時候，戴先生領導的抗日游擊武力，一共有四部份。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陝西馬志超指揮四個縱隊，別動軍總指揮江蘇徐志道指揮八個縱隊和三個直屬支隊，中美合作所參謀長湖



蒙古德王的真面目(中坐者)，右後側為其大將李守信，其餘的都是日方人員。

南李崇詩指揮中美合作所的十二個教導營，交通檢查處處長廣東吉章簡指揮兩個交通檢查總隊。

抗日戰爭既然結束，這些專為抗日成立的武力自然沒有存在的必要。可是共產黨的武力，利用抗戰機會坐大起來，人數在一百萬以上。戴先生料定他們必然要叛亂，叛亂的手段，首先就是破壞我們的鐵路交通。那麼，將來維護鐵路安全，使交通暢通，這種責任又會落到他的肩上，無法推卸。未雨綢繆，棋先一着，決定把他所領導的上述武力，改編成若干交通警察總隊，用來維護全國的鐵路安全。指揮這些交警總隊，需要在交通部之下成立交警總局。此項計劃已蒙最高當局核准。

這四位帶兵的同志，在抗日戰爭中都立過功。論資格，馬志超軍校第一期，吉章簡軍校第二期，徐志道軍校第四期，李崇詩軍校第六期。新的交警總局長，好像應當由馬志超擔任，可是按照實際的環境和當時的需要，又不合式，戴先生處理任何一個問題，都是要衡量實際情形，顧慮到很多方面。有一天，他邀馬志超離開煩囂吵雜的上海，到達清靜幽美的蘇州，商討這個問題。

「志超兄！交警總局成立，按理應當由你擔任第一任局長。」戴先生對馬志超說：「不過，成立伊始，困難很多，需要和各方面接頭。你是陝西人，吉章簡是廣東人，論人事關係，他比你強，由他來籌備，可以減少許多阻力。同時還有更重要的任務，需要你去。所以，我覺得你還是不要擔任交警總局長好些。」

「報告戴先生！你根本不用顧慮俺的出處，

戴先生需要俺幹甚麼，俺都高興去幹。」馬志超對戴先生一向是絕對服從，心想，爲了談這個問題，特別邀他來到蘇州，委曲婉轉同他講，這份情誼，已經使他十分感激，還計較甚麼地位高低嗎？

「東北問題非常重要。」戴先生分析國內外形勢以後，對馬志超說：「我打算你以交警總局副局長的身份，統率由忠義救國軍改編的交警總隊，去東北協助杜聿明收復東北。你和杜聿明既是陝西同鄉，又是同期同學，比任何人去東北都合式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我們能够在東北站穩腳步，關內的問題就好辦了。所以，就國家的整個形勢來說，東北工作最爲重要。」

經過這次談話，馬志超沒有做交警總局局長，可是馬志超對戴先生這種深謀遠慮，和對他的倚重，覺得做副局長比局長還更重要。(下期續完)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 等著
定價新台幣十八元

本書記載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歡迎購閱。

袁世凱傳「一代梟雄」

章君毅 著

全書廿萬字，三百餘頁，分裝兩冊，合售叁拾陸元。